# 黃嬭餘話

黄嬭餘話卷第四目録

# 黄嬭餘話卷第四

吳興　陳錫路　玉田

## 西湖比西子

東坡詩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以西湖比西子自是新語前此未有人道而東坡屢用之次韻答馬忠王又云秖有西湖似西子頳州西湖詩亦云西湖雖小亦西子坡公必深喜是語故屢見于詩而後人稱西湖為西子湖遂成故實也又李翊戒菴漫筆云佳茗比佳人未經人道惟東坡

詩有云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黃東發云從來佳茗似佳人恰與欲把西湖比西子是天生之對

## 小茶

元裕之五歲德華小女詩牙牙嬌女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注云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坡詩佳茗似佳人意或本此

## 環肥

嘗戲論環肥燕瘦亦春蘭秋菊各一時之芳耳太真

外傳明皇在百花苑便殿覽漢成帝內傳飛燕身輕製七寳避風臺恐其四肢不禁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葢以妃微有肌也妃對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頗思妃所自譽辭氣閒亦復有自嫌在豈豐肌膩理固不逮蹁步纎腰耶為之一粲

温泉宫

太真外傳華清宫有蓮花湯為貴妃澡沐之所按華清宫本名温泉宫天寳六載更名華清宫陳眉公辟寒録紀一條殊艷異温泉宫池水冬夏常温可

浴有楊妃月水二點浸入石中宛然如新云

## 粃言二則

鄭侯升粃言凡口不言以意相示皆曰語陳後主詩眼語送杯嬌此眼語也李白詩佳人當牕弄手語此手語也云云却不及眉語按劉孝威詩牕疎眉語度温庭筠詩眉語柳毶毿詩家用眉語非一又寧王憲寵姐能作眉言見女士龍輔女紅餘志

粃言又引爾雅翼蟻以鼻語按爾雅翼並無此句又李白詩佳人當窓弄白日閒將手語彈鳴箏是兩

句糾言并作一句誤古樂府手語出朱弦注彈琴謂之手語李詩本用此意糾引與眼語類觧亦誤所謂手語者如唐人崑崙奴傳崔生謁一品紅綃妓與之手語此乃是也

杜牧之赤壁詩　二則

杜牧之赤壁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周詩話以為孫氏覇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其謂周郎赤壁之戰所關甚大此詩意不

應切切于二喬故譏之如此然牧之此句盖有見于曹瞞當日惟是爲不能忘情觀其屠鄴疾召甄有今年破賊正爲奴之嘆則如二喬皆國色亦不欲置之銅雀臺上乎如此立意下語是抉出老奸心事來

路所竊牧之詩意如此復得宋人鄭叔友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

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于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于戚夫人杯羮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欷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右一段議論字字淋漓古今同慨牧之詩況為頑曲周郎設想那不用是為切切若持此意讀此詩覺愈有味

周僕射

世說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隐数人王敬美謂隐字費解不如晉紀蔭映二字按晉紀是

謂伯仁善俯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此言初下車隱數人隱字亦有意試看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則誰不為其所隱耶

郗夫人語

王右軍郗夫人戒其二弟愔曇曰王家見二謝來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爾可無煩復往按二謝謂安萬也右軍第二子凝之婦叔郗夫人語較量彼此厚薄宛然意氣聲口儼亦是右軍之一敵乎

扣腹

楊玠娶崔吏部女崔家富於篇籍成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扣腹曰已藏之經笥矣見談藪扣腹語頗雋亦是坦腹後一段佳話

蔡邕無子

楊升菴云昔人謂蔡邕無子讀羊祜傳祜蔡邕外孫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内侯然則邕實有子可補傳缺王弇州宛委餘編又引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一句證邕有子

亦同升菴之說路按後漢書蔡邕本傳固不言有
子列女傳董祀妻云蔡邕女名琰字文姬與平中
遭亂陷没於南曹操素與邕善痛邕無嗣遣使者
以金璧贖之云云白樂天酬微之詩各有文姬才
稚齒自注蔡邕無兒有女琰字文姬又三國志王
粲傳粲在長安中郎將蔡邕曰吾家書籍文章盡
當與之王荆公詩中郎舊業無兒付正用粲傳語
也昔人謂蔡邕無子最有據則蔡襲或是邕從子
子抑爲之後者未可知安得因祜傳乞封舅子事

而遂定邕有子耶

羊祜為蔡邕外孫

紫桃軒雜綴云蔡邕女不止琰一人又有一人嫁羊祜父道道先娶孔融女生祜後娶蔡生承二子俱病蔡度不能兩存乃專養祜以得濟而承竟死其賢如此非失節之琰可比按此此本王楙叢書而紀録有誤叢書云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死其賢如此古

列女無媿云云此說雖不知所據然固謂叔子蔡出也考羊祜傳云祜蔡邕外孫樂天詩亦有中郎餘慶鍾羊祜之句若如雜綴所云是祜爲孔出而蔡止生承一人矣乃祜傳固不云孔融外孫也君實蓋襲憶叢書之說而漫筆之致有此誤耳

窓眼

雜綴云周美成詞午粧粉指印窓眼蓋謂粧成有餘粉拭於窓牖之眼眞得女娃嬌妮之態宋人乃謂人眉間名窓眼是以粉指印眉心耳若爾便成

惡境路觀叢書云或謂眉間爲窓眼說非無據然直作窓牖之眼亦似意遠雜綴正本此勉夫又云僕嘗至一菴舍見窓壁間粉指無限詰其所以乃其主人嘗携諸姬抵此因思周詞意恐或然也

參軍新婦

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此戲語可發一笑坡詩賀陳述古弟章生子云參軍新婦賢相敵誤以參軍新婦作夫婦用大失檢或摘坡詩他謬甚多頗不及此何耶

桃花夫人

息夫人人稱桃花夫人杜牧之題桃花夫人詩注云即息夫人而不言所謂或云桃李無言即息夫人也此解桃花之稱似涉庚詞按漢陽府城北有息夫人廟在桃花洞上人因稱桃花夫人見漢陽府志宋徐照亦有題桃花夫人廟詩云一樹桃花發

桃花即是君

梅耦長落梅詩

宣城梅耦長落梅詩一絕背城花塢得春遲凍雀啣

殘尚未知聞說綠珠堪絕世我來偏見墜樓時漁洋詩話稱之按此本廣平梅花賦有如綠珠輕身墜樓二語本是現成而宋人落花詩已有綠珠樓下堪惆悵宋玉牆頭又別離之句於耦長尤為數見不鮮

蘇東坡贊

杜于皇咏坡公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少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此四句都用山谷語按山谷贊東坡真有堂堂子瞻出于峨眉之句又詩有飽喫

惠州飯細和淵明詩云云杜故不免撏撦鈍翁說鈴及漁洋詩話並稱之亦不可解

針史

荊州街子葛清自項以下遍體刺白居易詩凡二十餘處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此事大奇王阮亭香祖筆記云隨按葛清事見酉陽雜俎雜俎所載劉青一類甚多統謂之黥又清異錄云自唐末無賴男子以劄刺相高或鋪輞川圖一本或砌白樂天羅隱二人詩百首至有以平生所歷郡縣飲酒捕

博之事所交婦人姓名年齒行第坊巷形貌之詳一一標表者時人號爲針史然則如街子所爲亦殊不足齒數阮亭獨爲之詫歎何耶

花妾

杜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山谷詩香草當姬妾不須珠翠粧或用此

韋蘇州答鄭騎曹求橘詩二則

韋蘇州詩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猶酸亦未黄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言率爾成

章不知南朝有人于紙尾寄洞庭橘三百顆正用

此事此丁用晦芝田録所云後山談叢帚詩云云

余往以為蓋用右軍帖中贈子黄柑三百者比見

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

蓋取諸此合觀二書所記可見古人下筆未便率

爾雖小詩讀者亦須稔其根据如楊用修所謂顧

中有物嚼味自長否則但垂飢涎耳

東坡云世傳王子敬帖有黄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

在劉季孫家章蘇州有詩云云蓋蘇州亦見此帖

也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按東坡所云亦第見黃柑三百之語又一帖其所未見但黃柑三百為子敬帖而後山槩以為右軍此誤也

酒貧

齊卭子云其夫好飲酒者其妻必貧樂天詩家緣嗜酒貧語自切當

萍氏

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按竇苹酒譜云萍

氏古無其説本草述水萍之功能勝酒名萍之意疑取之解雖新却未的時解酒之為物起風波于杯勺其沉溺人甚于水萍之草無根而浮名萍為其不沉溺也故水禁酒禁萍氏兼掌之此解較有理致

鮑娘詩句

清波雜志衢信間驛名兇谿其水作三道來作彡師銜切音衫字形鮑娘有詩云谿驛舊名彡煙光滿翠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後蔣穎叔和之云盡日

行荒徑全家出瘴嵐鮑娘詩句好今夜宿江南頗叔豈固欲和婦人女子之詩特北歸讀此句有當于心故戲次其韻以志喜耳按其說良是蓋詩人之感致往往如此白傳詩有云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更不聞自注吳娘曲為江南吳二娘曲所謂鮑娘之詩猶之吳娘之曲樂天身去江南而憶吳娘之曲頗叔身到江南而稱鮑娘之詩並出一時之託寄而有此一首和韻之作亦遂俾鮑娘之詩句津津牙頰間矣

煮粥詩

戒菴漫筆載煮粥詩一首不知誰作食貧者諷之殊不知貧之為病也記之左方煮飯何如煮粥强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兩日堪為六日粮有客祗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

二宋貧困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至節無以為具以劒鞘上褁銀一兩辦節笑曰冬至喫劒鞘年節當喫

欬耳記王彥輔麈史入何氏語林馮先生甚貧猶有一欬元憲諧語解頤可想其風操也

蓮坡詩話一則

近人蓮坡詩話中載四句云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曾記明人小說稱一安貧士嘗口占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都在别人家我也一些憂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游戲之句亦被前人道過淡飯之味

沈作喆寓簡云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飯必有魚肉蔬茹雜進食氣為五味所勝蓋未嘗知飯之正味也今年居貧久遂至絕粮與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他物穀實甘香甚美八珍何以過欣然自笑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又俛文節思言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三口以知飯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雜之若淡喫則本自甘美不假外味又云先喫三口白飯則已過半矣後所食者雖無羮蔬可了載經鋤堂雜誌

按文節所言與寓簡語如出一口陸務觀則以七字盡之曰食淡方知飯味甘吟咀閒殊令人津津也

坡詩用西施事

東坡代人留別云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公注云按寰宇記載西施家施其姓也所居在西故有東施家西施家今云舊姓西偶不契勘耳野客叢書謂坡公不應如是之踈鹵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近時陳申父辨之曰西施焉知非

其名而必曰施姓西居耶果爾則孟子當云施子不當云西子矣何故以居爲號也長公定有說非誤路按通志氏族畧姓苑云西門豹之後攺爲西則是吳王夫差時尚未有西姓又西施一作先施枚乘七發使先施徵舒陽文叚干吳娃閭陬傅予之徒云云文選註先施即西施也觀此則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之說亦未足盡信西子之稱終不可得而詳但知其爲美婦人而已

熱記

避暑録云制科六論以記問為主然前輩獨張安道吳蔡政長文題目終身不忘其餘中選後往往即忘之蓋初但熱記耳按熱記二字新可以笑制科之陋也

杜甫謚文貞

王弇州宛委餘編云偶閱張伯雨贈鈕憐大監詩䟦云曾為杜甫請得賜謚曰文貞虞奎章集紀其事浣花翁得謚于元亦奇聞也

王弇州論畫竹

山谷云右軍字似左氏大令似莊周王弇州巵言則云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却類莊子是移山谷語作品目

司馬長卿

揚子雲作太玄夢口吐白鳳他如五代劉贊夢金龜唐張鷟夢紫文鸑鷟論者並以為文章名世之兆成都舊事有一條臨卭令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吾翌日當舍此吉覺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横行一世蜀人

因呼蟛蜞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云云此事尤奇可佐譚麈錄之

黄嬭餘話卷第四

黄嬭餘話卷第五目録

化鬚疏

黄嬭餘話卷第五

吳興 陳錫路 玉田

梅聖俞筭袋

梅聖俞時時於座上忽引去舊筆書一小紙内筭袋中或竊取而觀皆詩句見孫公談圃路戲謂聖俞筭袋中物不知視錦囊何如亦大率是佳句都可織蠻布弓衣也

啼鶯

葉石林有賀新郎詞首曰晚起啼鶯語或疑其誤頗

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禽經云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按此可知古人考核之精一字不苟下孫綽蘭亭詩啼鶯吟修竹正作此解不然既言啼乃復言吟耶

正午牡丹

埤雅有收牡丹圖者叢下有一猫未知其精麤有別畫者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凡帶露花則房歛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

則如一線耳人稱其善求古人之意竊謂觀於此者求古人之意又不獨區區一畫也維文章亦然蓋有文章之妙其精氣神光在阿堵中而讀者以鹵莽失之則是負古人之意不旣多乎

莊子犧牛之喻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巳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

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見秋水篇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見列禦寇篇按犧牛之喻與神龜之喻義旨無二史記莊子列傳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蓋用列禦寇篇語張守節史記正義但引秋水篇

語而曰莊子與此傳不同是未可以謂不同也

詩用周郎顧曲事

六朝詩緣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又周郎不須顧今日管絃調是同一翻用法王績咏妓詩不應令曲誤持此試周郎另出新意李端聽箏詩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與王同意而語尤工信詩之無窮也

初三

古人以五月五日為重五以九月九日為重九亦稱

三月三日爲重三閶朝隱詩三月重三日張說詩暮春三月日重三是也惟白樂天只用初三二字却有致如暮春風景初三日流世光陰半百年晝堂三月初三日絮撲窓紗燕拂簷他如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又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又弓勢月初三初三二字疊見非一趙仲白題曾茶山詩集云清于月出初三夜是用樂天詩語

十三月

正月秦避始皇諱稱征月又稱端月宋避仁宗諱亦稱端月嘗見歐陽修賀年節詞順三微之首月則又稱首月王右軍避其家諱作初月有初月帖春秋緯有長月之名趙與時賓退録云後漢陳寵傳十三月陽氣巳至天地巳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又隋書牛弘傳云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鐘為宮十三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趙録此二條乃言正月亦可稱十三月趙為此語亦是喜新而所徵引却未脩按

春秋緯元命苞及樂緯諸書並云夏以十三月為正又十三月令人之魯見管子

一月得四十五日

東坡詩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語意頗奇然亦只是無事日月長日長如小年之謂耳漢書食貨志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注曰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此最切實乃周公夜以繼日之義非閑曠者流連光景之比也

夫君

詩家稱友有夫君二字夫讀作扶蓋如夫人夫夫之類近人胡廷佩訂譌雜録有夫君一條竟作如字讀其言曰古人稱友曰夫君如孟浩然遊精思觀廻王白雲在後詩云衡門猶未遠佇立望夫君皮日休送蟹與魯望詩云病中無用霜螯處寄與夫君左手持此類甚多又云此二字本自通稱九哥思夫君兮太息指雲中君也思夫君兮未來指湘君也世俗但知婦目所天用耳按胡此言是以夫

君夫字爲如字讀殊不知楚詞九哥朱子註夫君
夫字固云夫音扶詩家之用夫君正本楚詞且觀
李義山詩之子夫君鄭與裴四字排用明屬語助
胡乃作婦目所天同義可笑也

渠儂

渠猶晉人言伊蓋梁陳已來語也見任淵山谷詩註
按俗謂他人又曰渠儂詩家亦用之

開素

野客叢書謂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肴之具

以相煖熱名曰開葷于理合曰開素引南史東昏侯寵潘妃之女閹寺王寶孫諸人共營殽羞云為天子解菜作摽開素二字勉夫若自謂創語然白香山集已有之按香山集中有詩題云三月五日齋畢開素當食偶吟又戲所夢得詩有月終齋滿誰開素之句又韋賓客皇甫郎中欲攜酒饌出齋奉謝詩云散齋香火今朝散開素盤筵後日開二字樂天屢用勉夫並不引及此豈未見白集耶

昌黎詩

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裡老誰人肯向死前休是以俗語為詩最盡嘆慨之意王勉夫以為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不知韓詩次句誰人肯向死前休已藏得忙字在如王所改便是合盤且詩家正不必過着拘泥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周果無遺民耶楷苗鶴鬷此二句而易休字為閒字一字之不同則尤點金成鐵矣

老學菴筆記一則

放翁老學菴筆記余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卜洞微山人無恙亦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昭慶僧了文相别時未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廟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令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云云其叙述存没之感字字痛心因思人生舊遊之地不數十年而知交零落俛仰增悲其約畧似此者亦復何限哉每披覧及之輙作數日惡

故園月

隔千里兮共明月凡人故園濶別對此殊難為懷岑參在西安幕府有詩云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韋應物作郡日亦有句云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西樓岑詩悲壯韋詩猗旎婉約如聞小窗中細語蓋所歷之境不同故着語亦異要其所感則一也老學菴記此四句而以豪邁閑澹當之似猶未盡其指

春時天氣

江鄰幾雜志好事者記一春好天氣不過二十日路謂樂天對酒詩一春能幾日晴明斯言蓋大畧盡之矣

七人聯句詩記

楊君謙循吉七人聯句詩記爲夜雨詩凡共二十一韻記中並七人叙坐之次亦詳書之而復列一圖於後王古直徐粟夫南面坐陳一夔王存敬北面坐侯公繩左邉側坐趙粟夫右邉側坐楊君謙爲主人坐侯公繩下一展帖間覺當日情景宛然在

目殊令人神往也尤愛其取會中勝事逐一件繫最可觀爲筆之如左曰兩栗夫徐栗夫趙栗夫曰三同鄉古直老人王存敬同鄉陳一夔侯公繩同鄉趙栗夫楊君謙同鄉曰四不受酒不揖入座不讓得謔不怒至酒不狂曰五難得良會難得合席人難得蓮花白酒難得鄉談難得兩難得曰六供事楮先生墨氏筆奴硯子杯兒燈明府曰七人各占王古直老徐栗夫髯陳一夔性慢王存敬短趙栗夫面白侯公繩口吃楊君譙病曰一大奇六人

皆官而古直老人以隱者野服居首席

詩有僧字

貴耳録云詩有梅花字便清絶李君實又謂黄葉落葉入詩最饒意象路則以爲詩中有僧字其風致殆不減黄葉梅花由鄭谷詩壇而外但是逢僧處都足使人意消至讀潘逍遥夜凉疑有雨院静似無僧之句則尤爲清中之清矣

惡客

唐元結以不飲者爲惡客故黄山谷詩高陽社裏如

相訪不用閑携惡客來言不飲者不必至後人又以痛飲為惡客東萊呂氏云爾左右佩刎者彼此亦相笑宜醉宜醒竟未知誰是也

渴字無對

癸辛雜志衛山齋云凡字皆有對如飢之對飽寒之對煖悲之對歡之類是也獨有渴字無不渴一字對之此雖戲言亦似有理云

二花

獨孤及詩美人挾瑟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雙字

下得竒甞見朱揆釵小志記阮文姬鬟插杏花陶溥公呼為二花所謂雙者亦如二花之意歟

山水畫

楊誠齋曰杜蜀山水圖詩沱水流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彫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詩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洪景盧曰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云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

之爲妄境也按二說相似或有以美女譬之好花以好花譬之美女意亦類此宋牧仲筠廊偶筆記王太史澤宏題畫冊云世間凡事當畧存畫意此數字似融會前說得之殊簡括有味

亘史一則

江盈科亘史外紀陳琮性灑落構別墅實邑之北郊前後塚纍纍或顰蹙語之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目中日日見此輩乃使人不得不樂江稱此語可入世說路謂淵明詩有云感彼栢

下人安得不為歡陳語亦只是此意

楊朴詩

宋楊朴處士有村居感興一絶一壺村酒膠牙酸數個胡皴徹骨乾隨着四婆裙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四婆乃楊之妻陸放翁云不知皴何物疑是餅餌之屬

琵琶記三則

琵琶記傳奇託名蔡伯喈言人人殊王元美藝苑卮言云高則誠琵琶記託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

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僧孺之子繁與蔡生同舉進士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如此胡元瑞莊岳委談則云高則誠琵琶記蔡爲牛壻莫知所本偶閱玉泉子云鄧敞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僧孺之子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昏寧靳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顧已寒賤未能致騰踔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歸李拊膺大哭牛氏請見曰吾父爲宰相縱不能富

貴寧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顧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即僧孺近人黃九煙又記一說云苻秦時慕容暐字伯邕別妻入關贅權門故妻造訪棄而不納高則誠因作琵琶記所見諸說不同毛氏琵琶本則引大圜索隱曰東嘉與王四友善四後棄其妻而坦腹于時相不花家東嘉作此諷之託名蔡邕者以四少賤嘗為人傭菜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渚也又引真細錄云云其說與索隱同據此兩說

遂斷以爲爲王四作無疑路按陸放翁詩有云斜陽古柳趙家庄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觀此詩則中郎事在宋以前已傳人口其所謂滿村聽談者或因慕容喈或因鄧敞或因蔡節度而託名中郎都未可知至東嘉此記疑只取古人舊說演作新詞耳初非託始于東嘉而東嘉亦未必別有所諷也如有所諷寧不能自立主名而必取夫姓事相同者以使人有疑似之情乎此則索隱眞細等書彌不足據以爲信

明矣

又閱田藝蘅留青日札亦載王四事而謂元人呼牛為不花故謂之牛太師是同以明人紀元事已與大圜索隱不花居牛渚不同則所云東嘉為王四之說並見其妄日札亦引放翁詩後二句謂東嘉有感於此詩故作琵琶記託名中郎此并是臆說又誤作劉後村詩後村集並無此詩也

楊升菴謂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傳奇蔡崇簡杜撰無稽不學之過云云是以東嘉此記真

為蔡邕作又屬夢囈邕父名稜自見邕本傳注特

据邕祖碑而詳其字耳槩以為見注亦非

李後主詩

李後主賜慶奴詩一首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魂銷

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强垂烟態拂人頭姚寬

西溪叢語云慶奴似是宮人小字詩似柳詩按此

詩有多少風情感致下二句是說柳却不必定是

柳詩也讀者當自辨之

張子野

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此宋子京語也范公稱過庭録記張子野一叢花詞云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歐陽永叔尤愛之子野謁永叔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東風郎中歐公標目又與小宋不同世但知野以三影自誇否則稱為張三中而已

化鬚疏

北史李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方以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種鬚有方大是諧譚沈石田

有化鬚疏其小序以謂趙鳴王髠然無鬚姚存道為之告助于周宗道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敔南作疏以勸之其疏云伏以天閹之有剌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乃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諶傳揷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鄰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緑坡而飾我當梢梢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

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求容輕拂于染羹豈敢易撚于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丈人游戲筆墨有此新趣真乃無所不可

黄嬭餘話卷第五

# 黄嬭餘話卷第六目錄

湖目

翰墨勳績

# 黄嬭餘話卷第六

吳興　陳錫路　玉田

## 湖目

詩家稱蓮子爲湖目殊不可曉按湖目二字見於酉陽雜俎歷城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䰀袁翻在湖醼集叅軍張伯瑜諮爲血羹不就袁曰取洛水必成也時清河王詻何義得爾袁曰可思湖目清河未解退語主簿房叔道房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嘆服云云盖其言如

此令若以湖目二字為蓮子之稱袁當日不煩作此異號房固不言出自何書且房謂藕能散血而蓮子與藕尚隔一層則思之亦屬無謂竊意湖目目字宜作如名目之目解袁曰可思湖目猶謂可思湖名耳良以茲醼集之湖非他固蓮子湖也房對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正謂湖名蓮子則有藕可知藕能散血宜羹不就故俾思之而自得也語俱含而不露致堪繹味近人蓉槎蠡說謂湖目何以稱蓮子亦是索解不得又謂洛水有何干涉明人

湘煙録列云洛水洛字恐誤當作湖路謂若作湖字乃更費觧按沈括筆談言水以洛名者最多洛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爲洛水然則所謂取洛水必成者彼亦定有所指耳

饅頭欲有葱味

李滄溟食饅頭欲有葱味而不見葱唯蔡姬者所造乃食其法先用葱不切入餡留饅頭上一竅候其熟即拔去葱而以麪塞其竅謝在杭文海披砂記之滄溟此癖殆有甚於縮葱侍御耶

吳興山水清遠

吳興山水清遠唐宋已來詩人多艷稱之狀其景者或曰水晶宮楊漢公詩吳興城闕水雲中畫舫青簾處處通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是也或曰水雲鄉王唯正詩苕溪水雲鄉蘇東坡詩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是也或曰極樂國林希上地圖詩遶郭芙蕖拍岸平花深蕩槳不聞聲萬家笑語荷花裏知是人間極樂城是也已上見近人鄭元慶箋釋石柱記又考唐末五代

時里諺曰放爾生放爾命放爾湖州做百姓戴俔思經鋤堂雜志按此是謂湖州自昔有休養生息之樂故有此諺迨觀戴表元詩行遍江南清麗地人生只合住湖州表元剡溪人其傾倒于湖州如此則猶之云水晶宮極樂國也世有諷是數詩者知不能不味乎其言

淵明有妾二則

竹坡詩話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一人曰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

路然雍名份端名佚雍端皆年十三則固非一母先生與子儼等疏有云汝等雖不同生此亦可證也

嬾真子亦謂雍端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又謂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是謂淵明不當有妾也古者士一妻一妾有妾亦恒事何累清德耶嬾真云云大似窮措大見識

高力士詩

竹坡云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黃

魯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蕨羹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則是高將軍所作是蕨詩非筍詩也二公同時所用事不同如此不知何故路謂竹坡之彼此未决亦不看唐書力士本傳耳按本傳力士流巫州於園中見蕨菜土人不觧嗛賦詩云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是魯直詩為誤用無疑路又見侯鯖録云高力士咏蕨菜詩云云為黄魯直所稱力士詩既為魯直所

稱頗能記其詩而忘其爲何詩此尤不可解也

少陵可殺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而告之曰欲子砍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見竹坡詩話何物兵曹作此惡謔然比之杜少陵可殺之語則此猶和平之甚也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時仲舉微醉大呼曰杜少陵可殺鶴林玉露記之尤足令人絕倒

以詩構訟

南唐孟歸唐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嘗賦瀑布詩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鄰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後歸唐在京師江州群吏往京師者猶指曰訟詩生也見廬山雜記以一聯詩而構訟于官故是佳噱東谷贅言記一事尤可笑為類列之以資拊掌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酣訪鄰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窗前

一樣梅花月添個詩人便不同盖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説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忿主人嘲已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

## 曹植詩

曹植詩巢許蔑四海商賈爭一錢子昂感遇詩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用其語也又晋書桓譚傳或

呫桓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曰昔者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盖亦用植語

老蘇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異世疎慨然寤嘆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于緦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

身也悲夫鶴林玉露記之謂老蘇之文正淵明詩意良然又謂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路以為此不必論其孰勝此詩此文自鶴林並列之但覺詩譬則經文譬則傳詩味含蓄文亦昔人所稱渾厚中和其足以感人則均也

杜陵詩

玉露云杜陵詩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覊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逈處

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路觀張端義貴耳集記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長不能寐起坐悽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為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云云按杜詩一聯數意者甚多萬里悲秋一聯全與頎詩相似頎詩字字用意情味淒深宜為杜所取也

馬士英畫學董北苑而能變以己意黃俞邰題一絕半閒堂上草離離賸有遺踪寄墨池猶勝當年林甫輩弄麈貽笑誤書時王阮亭嘗云蔡京書與蘇黃抗行瑤草胸中乃亦有邱壑覩黃詩又題云瑤草為後人揶揄若此已上見近人讀畫錄然考林甫當日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中興唯白雲身外即丹青其畫山水盖小類李中舍云

阮亭郎當驛雨中句

西風盡日濛濛雨開遍空山白笈花此阮亭使蜀山

路中見白笈花所得句也隴蜀餘聞及香祖筆記並載之居易録又稱升菴集滿城幾日黃梅雨開遍金釵石斛花之句其所志亦不見集云

人薓入詩

王阮亭云藥花入詩最新如人薓枳殼皆見唐人詩按人薓句路向與家孟同輯人薓譜于唐詩中嘗摘採之如顧況詩人薓長舊苗韓翃詩應是人葠五葉齊温庭筠詩煙香風軟人葠蕊又如章孝標蟠桃花裏醉人葠釋栖蟾茶味敵人薓等句非一

非僅賞其新色亦頗資咀味也

遺簪墜履

北史韋敻謂孝寬曰古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按遺簪少陵婦事少陵之原有婦人中澤而哭曰鄉者刈薪而遺簪吾非傷亡簪也不忘故也墜履楚昭王事昭王出奔而亡其屨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忍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以敻之言合本事語讀之並覺悽惋有致

菊似交情

宋人詩菊似交情看歲晚枝柎相伴到離披可與論菊可與論交也

半人

半人之稱有二一習鑿齒鑿齒以脚疾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大悅之以其蹇足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見晉書習鑿齒傳一桑維翰維翰身短面廣每對鏡自嘆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

面後登第同榜四人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個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見續世說陳保極之戲維翰正暗用晉書語近人平昌識小載湯若士宰遂昌稱遂昌有個半秀才葉澳爾瞻乃一個也按所謂半個或別自有說而其語則亦微有規仿云

蜂鬚當鼻二則

珊瑚鈎詩話杜甫徐步詩云花蕋上蜂鬚力在一上字按埤雅蜂蝶皆以鬚嗅鬚蓋其鼻也解此可知

上字之有味人不能到

芥隱筆記載王仲言自宣城歸得杜詩三帙多與今本不同畧記其如某句某句云云路閱之殊不逮今本不知當時出何人改竄即如蕋粉上蜂鬚一句只易一字便是兒童語此固不足存芥隱筆之無謂

繡囊

馬融夢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為繡囊出武陵記按繡

囊二字可與絳帳作對恰並是扶風故實也

賣魚論斗

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觔按段公路北户錄引短書雜說以魚爲斘注謂梁科律生魚若干斘此當爲賣魚論斗之自又按張邦基墨莊漫録吳中魚市以斘計一斘爲三觔半云

作𢀳子

玉露補云有士大夫于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

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志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于益公之門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按此雖一時戲語然鍾繇以左氏爲大官厨公羊爲賣餅家則是古人取喻已髣髴有之

昌黎早衰

昌黎祭十二郎文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

而齒牙動揺又云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揺者或脫而落矣按此文為貞元十九年作據洪興祖韓子年譜公生大曆三年戊申数至貞元十九年癸未則三十六歲時也又按公與崔羣書有云僕近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揺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顔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此為癸未前一年書是三十五歲其癸未年所作詩則有齒落詩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

落勢殊未已存者皆動揺盡落應始止云云有哭楊兵曹凝陸歙州傪詩人皆期七十纔半豈蹉跎併出知已淚自然白髮多云云已上並出年譜所定合而觀之可以見昌黎之早衰而詩若文皆紀實語

潤筆

白樂天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

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玆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云云按一墓誌文而以七十萬為贄唐人重潤筆至是可以為侈矣韓文公輦金如山恐非虛語

坡詩用字有本

黃常明詩話坡詩白衣送酒舞淵明有疑舞字太過者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蓋有所本路謂坡舞字本庾信固然亦須知葛巾漉酒之淵明於此興復不淺舞之一字元非

唐突耳

荆公詩改字

王荆公絶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容齋續筆記之按如所改諸字此一句中只是一意定綠字便包得別一種意思在更深婉有味正如古詞有云春歸也只消戴一朵荼蘼

宇文元質易戴爲更斯可併看也

莊子草木怒生

莊子草木怒生怒字極有味嘗以所見論書論畫之語而有契焉楊永符能草聖自號手怒見陶穀清異録又元僧覺隱曰吾嘗以喜氣寫蘭以怒氣寫竹按此兩怒字正與莊子語同一會心李君實云草薪生者不惟翠色流眄可愛勢奕奕上出高一尺者意騰躍過五六尺此莊子所謂怒生亦謂之菁英凡物莫不有之其在文則彌貴耳數語最說

得精妙

陳簡齋詩

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此陳簡齋得意句也六硯齋筆記稱簡齋手寫詩卷有句云夢裏不知涼是雨醒來微濕在荷花書法高朗詩句幽倩可喜按此兩句正不如前語之自然

翰墨勲績

曹植與楊修書云豈徒以翰墨為勲績司空表聖詩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是于翰墨論

勲績者



黄𡣽餘話卷第六

# 黄嬭餘話卷第七目録

小生

哂

何遜詩

討春

方暉

陳元孝二子廟詩

嫁

蘇子瞻一字子平

數目字成句

# 黃嬭餘話卷第七

吳興

## 司馬温公論茶墨

司馬温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濕襲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愛玩則同也見張舜民畫墁錄按温公之論茶墨與坡公語畧同水之以色四字戞戞獨造

## 西湖斷橋

西湖斷橋以張祜孤山寺詩斷橋荒蘚合得名謂孤山路至此而盡也元錢惟善作西湖竹枝曲有云阿姊住居段家橋山妬娥眉柳妬腰有友人戲之云此段家橋㧢見見瞿宗吉歸田詩話然如張羽詩不嫌泥濘極一舸段家橋貢性之詩路經蘇小墓船泊段家橋皆如此用又有書斷橋為短橋者周公謹癸辛雜志云淳熙間王氏子與陶女名師兒共沈西湖有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云云按此詞為順受老人吳禮之所作其全篇載花菴中與以

来絶妙詞選中短橋不作短橋本作斷橋而就公謹之所記觀之是斷橋亦可作短橋也

羅隱手植海棠

杭州錢塘縣有羅隱手植海棠一本王元之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見明人姜南明叔蓼閑思録彭淵材恨海棠無香惟昌州海棠獨香故世號昌州為海棠香國元之此詩手植庭花滿縣香儻亦重江東之流風餘韻為若髣髴間得其香氣

如此耶詩人之言故非有實耳

吳仲孚傷春絕句

吳仲孚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嬾傷署平生到杜鵑有槩先生者吳之老儒也閩吳誦此詩至屈膝拜之曰子真謫僊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見齊東野語王阮亭池北偶談亦載之阮亭云觀此可悟作詩三昧韓退之詩似論蘇子瞻詞似詩昔人謂如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

正是此意路憶容齋隨筆載吳僧法具字圓復能詩有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暮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窻明月屬梨花按此詩格調風味全與吳詩相似容齋稱之亦謂其可咀嚼云

梁顥 四則

陳正敏遯齋閒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洪容齋辯之云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為口實以國史考

之梁公宇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
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云云按雍
熙二年為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相去二十年顥
年止四十二則計顥登第時年纔二十有二安所
得八十二歲之妄遯齋語蓋出當時好事者之言
而遯齋輕信之而妄傳之俗語不實流為丹青此
類是也
明人陳汝錡伯容甘露園短書辯梁顥一條語多可
笑然足以起人之惑為正之于此短書云遯齋云

云予初以為信閱本傳始知其誤傳云顥雍熙二年狀元及第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九十二自雍熙二年至景德元年相距二十年則顥以七十三及第非八十二也又云顥不獨及第晚而生子亦晚顥長子固固卒于天僖三年年三十三是顥生固時年七十六矣顥幼子適適卒于熙寧三年年七十是顥生適時年八十九矣七十三而及第七十六而生長子八十九而生幼子亦異數也又云容齋隨筆謂考之國史顥年

四十二卒則及第時纔二十二耳豈國有二史而宋有二梁顥乎抑又誤也遯齋誤增容齋誤減已上語並見短書按此則不但謂遯齋誤亦并謂容齋不看宋史也然其說殊屬夢囈蓋容齋宋人其所考之史乃宋時之史宋有呂夷簡撰三朝國史今不得見據王稱東都事畧顥本傳顥卒時年四十二則可知容齋之考證確然無疑至伯容所閱之史當屬元脫脫等所脩之宋史故彼此有不符也脫脫史云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府暴疾卒年九

十二想彼亦先有遯齋八十二歲狀元及第之說在胸故云九十二卒然使顥及第時果八十二歲則雍熙二年至景德元年相距已二十年其卒時當百有二歲而不止九十二歲矣脫脫既不暇熟計而伯容乃筭其及第之年爲七十三歲又謂顥不獨及第晚而生子亦晚一則曰七十六而生長子再則曰八十九而生幼子誕妄之說不一而足夫不看本傳者誤于流俗不根之談而看本傳者又誤于異代纂修之史迨執其所見反以國有二

史宋有二梁顥等語詆訶容齋是不為醉人之罵坐乎

按顥有三子固述適據伯容所考固卒于天僖三年年三十三則是顥生固時年二十六也適卒于熙寧三年年七十則是顥生適時年三十九也蓋顥年止四十二而或誤為九十二加上五十年故伯容有生子亦晚之說殊不思七十六而生長子八十九而生幼子亦非恒情所有即此可以辯卒年九十二之誤矣

何喬新椒邱集題梁顥墓云顥年四十餘登第官至秘書卒年五十子固亦登第為執政名載宋史而好事者相傳謂八十二舉狀元至其子孫亦無知者詩以訂之詩曰四十登科五十亡史官還載秘書梁誰將鶴髮欺公道遂使龍頭失故常世俗故應多信耳子孫何得誤傳芳有靈地下還知此獨對泉離笑幾場按顥之登第史亦不載顥之年若干但稱其卒時年四十二此乃鑿然可据者子固繼世擢第一至直史館早卒亦未嘗為執政椒邱

云云不知所据何史而賦詩訂正亦復可笑

妥雪

溪南詩老辛愿亂後還家詩棠梨妥雪雪新雨楊柳飀綿颺晩風按妥雪墮雪也妥與墮通杜少陵重過何氏詩花妥鶯捎蜨已用此字三山老人語録云西北方言以墮爲妥

張子厚詩

王阮亭古夫于亭雜録云紫微詩話載張子厚詩并丹已猷嘗葱葉庾亮何勞惜𦶐根棻三九二十七

乃杲之事與元規何涉張誤用而居仁亦無辯證何也路按此是阮亭之誤庚亮惜雞事自見亮本傳張未嘗誤用而阮亭乃以杲之事當之可笑且雞與雞有別若使杲之事則豈可云雞根邪

花之寺

唐人方干詩師在西巖最高處路尋之字見禪關蓋謂層巒疊巘中盤旋而上之形如之字也五代劉昭禹亦有之字上危峰之句青州沂水縣有花之寺周櫟園詩有云月明蕭寺夢花之又云佳名獨

愛花之寺蓋兩用之花之之名不知其何義王阮亭云或問之土人謂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窈折如之字形故以為名云

九曲珠

陳晦伯學圃藼蘇記衡波傳云孔子去衛適陳途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遊陳必絶粮九曲明珠穿不得還來問我採桑孃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戹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

獻二子子貢曰爪子在內也女乃出教以蜜塗珠絲使蟻通焉如不肯過用煙熏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于是絶粮七日按此荒誕之語殊不足信楊升菴丹鉛録記說苑語云云比衡波傳爲畧升菴謂此與列子兩兒辨日事相類言聖人亦有所不知也又謂珠孔本人所鑽世豈有九曲珠此一語甚辯可破其妄

東家雜記一則

東家雜記首列杏壇圖說記夫子東從出國東門因

觀杏壇歷級而上顧弟子曰茲魯將臧文仲誓將之壇也覩物思人命琴而歌其歌曰寒暑往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按此歌大似後世七言絕句詩雜記為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所編不知其何所徵而有此亦不敢信

孟業

語林孟業甚肥或以為千筋晉武帝欲稱之乃作一大秤掛于殿壁業曰臣肉雖千筋而智無一兩于

是稱業果得千觔按肉重千觔甚奇一兩之語亦未經見為之句云孟業無一兩之智陳思有八斗之才

藝香山

藝香山在長興縣北一十五里西施種香之所見樂史寰宇記西施越産浣紗會稽或有之矣藝香事不知何緣在長興也

細腰事所記不同

王楙野客叢書云傳曰楚王好細腰宫中多餓死荀

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
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
殺食而自飢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
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
不獨一細腰事也按叢書之所論是但其引諸書
語未廣且諸書中或以為靈王時事或以為莊王
時事王亦未暇詳書而明正之也玆為備列于左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
然後帶循墻然後起戰國策莫敖子華對楚威王

曰昔者先君靈王愛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韓非子淮南子並云楚靈王好細腰國多餓人荀子則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尹文子亦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按此則諸書中之稱靈王莊王其互有不同如此而劉夢得踏歌行有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以細腰事屬襄王又不知何據並記之以諗于考古者

飲濕

放翁詩名酒不來唯飲濕蓋用東坡詩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飲濕二字甚趣張宛邱有句云飲濕先生今已矣啜醨留得與門徒飲濕先生尤稱得妙

糟糠之妾

計孝廉東故貧士嘗置一妾長夕設食唯麤糲而已張夫人孝廉室也正謔曰古聞糟糠之婦不聞糟糠之妾如何鈍翁說鈴記之王丹麓採入今世說向見王敬哉談助載松江朱處士峭雜筆有云有糟糠

之妻而無糟糠之妾故三十五外無子始可以納妾云云同一語也朱以正論而張以排調出之故自別具風趣

菊妃

武義縣有菊妃山以地多蘭茝故名之見海録碎事張宛邱呼金鳳花為菊婢若以蘭茝為菊妃金鳳宜乎作婢矣

韓昌黎壽陽驛詩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

舞初使王建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别長安春半邉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唯有月團團葢寄意二妹逮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故鎮州初歸詩云别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又邵氏聞見錄云孫子陽爲余言近日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䟦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伎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云路按此二詩昌黎集皆有之以洪氏韓子年譜考之二詩爲長

慶二年所作是時公年蓋五十五矣今觀其詞意乃有爾許深致蘇東坡所謂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其果然邪按倩桃風柳名與語林小異

小生

李陽氷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見海錄稱謂甚奇又按小生二字吳枋宜齋野乘謂見漢書朱雲傳及張禹傳者皆責人之辭若自稱小生則始于韓退之詩小生何足道又嗟我小生值强伴云云陽氷在退之之前觀陽氷語則知自稱小生亦非始

于退之也

哂

海錄𪚰本曰哂大笑開口則見故謂哂爲笑按此有誤曲禮笑不至矧註𪚰本曰矧是矧字不作哂字哂乃微笑之謂又按哂與弞同丁度集韻云笑不壞顏曰弞

何遜詩

何遜入西塞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只易四字人工損其天質矣

蔡絛西清詩話乃謂雖因舊而益妍類獺髓補痕

此不得為知言也

討春

陸龜蒙拾襲美詩序闔閭城北有賣花翁討春之士

往往造焉見松陵集討猶探也尋也以討字易探

代尋唐人詩句中亦間用此一字

方暉

沈約咏月詩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蓋月暉入戶

而方故曰方暉二字奇確

陳元孝二子廟詩

伯夷叔齊采薇而食野婦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都之草木也于是餓死見古史考近時陳元孝恭尹二子廟詩云欲薦春薇無處采西山元已屬周家人賞其命意之工不知渠是使事

嫁

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將嫁于衛嫁猶言往也故下文弟子云先生往無反期

蘇子瞻一字子平

蘇子瞻一字子平同時與子瞻往來詩常有稱子平者文與可月𫝑齋詩有云子平一見初動心輩致東齋自磨洗又云子平謂我同所嗜萬里書之特相寄詩題下注云詩中子平即子瞻也

数目字成句

羅隱京中正月七日立春詩云一二三四五六七萬木生芽是今日遠天歸雁拂雲飛近水遊魚迸水出全用數目字為一句詩中所無

黃嬭餘話卷第七

黃嬭餘話卷第八目録

酒債詩償

蔡琰琴事

仲長子昌言語

硯北

# 黄嬭餘話卷第八

吳興　陳錫路　玉田

## 沒骨花

徐熙畫花落筆縱橫其子崇嗣變格以五色染就不見筆迹謂之沒骨花其說舊矣李日華紫桃軒又綴有一說王晉卿收得崇嗣畫芍藥名沒骨圖考鄭虔胡本草云芍藥一名沒骨花李因疑前之說為未然按芍藥一名沒骨花亦他書所未見存此說以資多識可也

小鴈

李賀送小季之廬山云小鴈過鑪峯影落楚水下吳正子注云小雁恐為長吉之弟大曰鴻小曰鴈喻小季也按稱季弟為小鴈精絶

輩

後漢書循吏傳云遣奉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輩類也比也吳書張溫傳溫少修節㨿頋雍以為當今無輩梁書任昉傳昉聞聲藉甚王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新唐

書朱泚傳源休頋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皆用此字

文尊

蘇子瞻在蜀以鉅竹尺許截爲雙筒謂之文尊見夏樹芳詞林海錯路又見東坡題跋坡在黃州取諸郡所遺酒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尊文尊義尊名並雅韻

杜牧之詩用豆蔻

杜牧之贈別云娉婷嫋娜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

春風十里揚州過捲上珠簾揔不如罶孟熙霏雪録謂本草云豆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楊用修辯之云孟熙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則非牧之詩本咏倡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豆蔻花之未開耳此為風情言非為求嗣言也若倡而娠人方厭之以為綠葉成陰矣何事入咏乎語見丹鉛録周櫟園書影以為丹鉛録之辯誠是第未明證何以如豆蔻花因詳載桂海虞衡志所言紅豆蔻花之狀謂觀此始知詩人用豆蔻之自

益顯漢事秘辛渥丹吐齊之俗云云路謂牧之詩
用豆蔻只是比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若用修之
語為信然耳亦無取欒園解而必證其所以用豆
蔻之自讀黃山谷詩則可以見矣山谷于廣陵早
春用牧之意作詩云春風十里珠簾捲彷彿三生
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紅藥
謂揚州芍藥繭栗借用王制語以言花苞之小詩
話類編云爾蓋牧之詩自用豆蔻山谷詩又用紅
藥凡或比女郎之美彼此皆可以當之而不于其

開于其未開則取夫花之初含亦如花蓝夫人之義有謂花不足擬其色如花蓝之翾輕也云爾然則牧之詩所云豆蔻梢頭二月初不過此意孟熙少而娠之説固屬穿鑿若如欒園解則亦不免近癡耳

重頤

韓詩有美一人碩大且𪘒薛注𪘒重頤也重頤二字新他書未見按吳志伊任臣字彙補𪘒一添切音𪘒含怒也𪘒爲含怒是又一義若在韓詩于語難

通

胡明瑞

胡明瑞應麟詩爲弇州所稱最服膺弇州嘗製一印章其文曰瑯琊衣鉢亦昔人偷江東之比歟

神樓圖

劉南坦性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此可知南坦之清操而徵仲乃所謂知已也徵仲有停雲館聞者以爲清閟之比及見不甚寬廠徵仲笑謂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

書上起造耳二公風致抑何相似

文王別稱

國語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是稱文王為文公也張衡思玄賦文君為我端著兮欲飛遯以保名注謂文君文王也

詩文貴善于運筆

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蔡持正問公使何事岐公曰鰲山鳳輦耳章子厚竊笑以為陳言且疑為所紿迨詩成畢用此二事所謂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

海上駕山來是也子厚嘆服以為不可及詩話中多載之按此是即舊為新之句尋常事一經運用便得精釆乃爾大凡詩文都不免要使事用古總須善于運筆善運筆則無不可使之事無不可用之古所見宋人小說中記有二條可喜併録于此俞成螢雪叢說云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斡旋耳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不可用疑誑之後于程文中見

一人使得最妙曰一舉朔庭空竇憲受成于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于唐宗施彥執北窓炙輠録云黃致一初進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為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囊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羈同場姑以塞其問元非事實耳致一乃用此為一隔句云昔年河畔曾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

## 吳中山歌

葉盛水東日記稱吳中山歌多有可為警勸者記其一二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幃多少飄零在外頭南山頭上鶉鴣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爺心喜前孃兒女好孤棲按此種歌詞不知何人所作今吳中搖舟者多歌之當更闌夜靜風細月明時倚蓬注聽殊使人意思凄感路又憶宋趙彥衛雲麓漫抄亦載月子彎彎之句且引唐人韋孝標詩長安一夜家家

月幾家笙歌幾家愁以為同此意云

看屋

今俗以畫堂出門留一人居守者謂之看屋此二字唐詩有之王建寒食行云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乃知斯語由来久矣

軟半

物中分曰半詩家所稱强半蓋言一半有餘也白樂天題朗之槐亭云春風可惜無多日家醖唯殘軟半瓶軟半猶言小半此二字僅見

## 解語花

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太真夘酒醉未醒侍兒扶而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耳見太真外傳李正封牡丹詩云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上指楊妃曰粧臺前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見南部新書既以妃比花又以花比妃都緣明皇心目間有解語花在雖復彼此形容政恐有所未盡耳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左右皆嘆羨帝指貴妃示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詩情如鵲

李易安有句云詩情如夜鵲三遶未能安晁无咎稱之見朱弁風月堂詩話按二句新色照人却能抉出詩人神髓而得之女子尤奇

草書

張芝每下筆作楷字輙云匆匆未暇草書東坡詩留詩河上慰離別草書未暇緣匆匆又云爲君草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匆匆皆用其語見東坡詩注然古諺有云家貧不辦素食匆冗不暇草書則此

語亦是成言

王西樵詩用汨字

漁洋詩話西樵作憶菜雜詩有潮勢汨三韓句或疑汨字所出汪編修琬謂正以獨造見奇鈍翁說鈴又云按郭景純江賦潛演之所汨淈正此汨字意但郭語連用為稍不同路讀莊子達生篇與齊音臍俱入與汨偕出司馬注謂汨涌波也郭氏以為迴伏而涌出者汨也王用汨字殆取諸此此為工下生字亦復得切響可誦爾

枝官

莊子有駢拇枝指之語所謂枝指者手有六指也韓非子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枝官之稱當與枝指同義

炊熟日

冬至後百三日為炊熟日以將禁火先具饔飧也見歲時雜記按陸放翁詩有云稚子孤行八百里喜逢炊熟可還家自注家僮自行在來報子布寒食前可到家唐人以寒食前一日為炊熟又按寒食

一稱熟食秦人呼寒食為熟食見杜詩注

王昭君妹

白樂天同諸客嘲雪中馬上妓云雪裏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寫真圖昭君有妹史所不載人亦罕稱不知樂天何據也

管子書稱毛嬙西施

程良孺讀書考定云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自管子至吳越二百一十三年矣如果一西施不應先及王阮亭池北偶談記其語按此論

已見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墨莊謂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氣于面不能以爲可好考齊威公小白之元年丙申是歲生致管仲至越滅吳計二百一十三年而管仲之書已言毛嬙西施是二人者皆前古之人矣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爲名邪是有兩西施矣而毛嬙亦非越王之美姬明甚云云觀此則一西施兩西施墨莊已蓄此疑而殊不知管子一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前人固已論之黃氏日抄云管子書龐雜重

複似不出一人之手葉水心云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及吳王好劒推之當是春秋末年人筆耳

手業

今俗稱百工技藝之徒皆謂之手業言藉手以為業也按柳州梓人傳有捨其手藝專其心智之語又陶穀清異録木匠謂之手民藉手為業古人以稱木工而今人以為百工之通稱亦未嘗不可

露筋祠

高郵州南三十里有露筋祠相傳有女與嫂過此天陰蚊甚嫂過河邉田舍挽共投宿女曰吾寧死不可失節乃露坐草中時秋蚊方熾質弱不勝撲搔至旦血竭筋見而死居人憐之為立祠云見王象之輿地紀勝江德藻聘北道記則云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梁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為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為名段柯古續酉陽雜俎云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咕嘬血滴筋露而死王肯堂筆麈列此三說以為

始則訛鹿為人既又訛男為女世事往往皆然故特表而出之云云路按露筋事傳聞異辭本無的據然如女與嫂之說頗可以風君子亦存其可風者立廟塑像一聽人之尸而祝之此不得與五撮鬚杜十姨之訛同日語也

## 得句

得句如得官唐人句也全唐詩話稱裴說詩以苦吟難得為工嘗有詩云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乃知由苦得樂樂復不啻得官耳

靈檀

謝霜㘥有七寶靈檀之几几上文字隨意所及文字輙形隸篆真草亦如人意讀書偶忘一字一句無不現出霜㘥寶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見玄觀手抄按此覺張燕公之記事紺珠未足為異

好德如好色

孔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大學釋誠意云如好好色子夏之言曰賢賢易色凡論好善而皆比

之好色蓋取常情為喻常情只是色字為足以揭
其所好之誠故若聖人賢人立說皆必極之于是
而義乃盡耳

酒債詩償

詩僧可朋自號醉髡每索酒債無償則以詩酬之有
詩千餘篇名玉壘集見類說酒債詩償大是醉鄉
佳話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孫濟貸緼袍而償罕
此風趣也

蔡琰琴事

韋莊詩箋、及班姬扇蟬悲蔡琰琴按鳴蟬事屬邕不屬琰韋蓋誤用後漢書蔡邕傳記邕二事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于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

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又蔡琰琴事亦有二條其一邕夜鼓琴弦絶琰聞之曰第二弦邕故斷一弦而問之琰曰第四弦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以不知見劉昭幼童傳其一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于壁孔中視鄰家蠶箔明旦繭多類之雖罥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似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繅絲製琴弦彈之有憂愁哀慟之音問

女琰琰曰此寡女絲也見賈子說林已上四條係中郎父女琴事皆奇聞佳話因讀韋莊詩而彙錄之亦清言之一助云

仲長子昌言語

仲長子昌言云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于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飢飽之為修短驗于物者也論養生者盍于此觀之略觀嵇康答難養生論云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云云又云溫肥

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正取昌言後一段語而淮南子有云暑氣多夭寒氣多壽則昌言北方云云又本于淮南

硯北

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硯北二字甚雅元陸友友仁有書曰硯北雜志其自序以為蓋取之段語云

黄嬭餘話卷第八